

◇ 亦文亦画 方英文专栏



方英文，中国作协会员，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毛笔写作，书文双美。有各类作品五百万字，以三部长篇小说《落红》(获首届柳青文学奖)《后花园》(入围八届茅盾文学奖)《群山绝响》最具影响。散文代表作有《种瓜得豆》《短眠》《偶为霞客》。有英文版小说集《太阳语》，阿拉伯文版小说集《梅唐》。

一周不写毛笔字，不发朋友圈，会要人命吗？居然一切照常。可见人的恶习也不是戒不了的。至于就某人某事争辩互咬，纯属吃撑了犯贱。大自然从不吱声，从不研判善恶美丑。所以孔子说：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万物生焉。

有两个微友先后发来红包，称其朋友很想要我签名书。回复：遗憾，家里没书。微友聪明，要去我地址，网购我书快递我，并发邮资。同时发来要签名书的读者地址，签后快递去。此法不错。

如今一年出版的书，超过史上一千年出版的书。然而网上阅读时代，送人一书不如送人一枚茶叶蛋。说到研讨会呀各类评奖呀，那多半是因为腰里有些银两，才可游戏得一脸神圣。为之一笑。

有杂志主编约小说，酷热无灵感。次日泼来一阵雨，竟速成短篇一个。修改五遍，发走。过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我吃苋菜从没让祖父“操心”过，往往见那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一碗，就赶紧伸箸夹一筷子搁进嘴里了。我自幼便是“好色”之徒，看景识人，连吃食都得先有“色相”。苋菜煮出来不但乌油油一碗紫红，连里面肥白的蒜瓣都能染成粉嫩的，像肥肥白白的小闺女眉心点一颗红记，看着就可喜。

“炒苋菜没蒜，不值得一炒。”这是张爱玲的话。想来，这位连穿衣都宁要“葱绿配桃红”的女子炒苋菜必搁蒜，一多半也是为这一些儿可喜的粉嫩吧？

苋菜炒一碗，是真真有红香绿软模样。嫩嫩的一把洗净了，切两颗蒜瓣候着，待油热搁进去，紫红油绿水灵灵的苋菜一股脑投入，“歘——”的一长声，再挥一两铲撒些盐，拿个素白盘子盛了。单看那色，你的唾液腺就开始物理性地条件反射了。油汪汪软塌塌紫颤颤绿澄澄红粉粉白嫩嫩，哎呀，这世上哪还有比它更好看的菜蔬？那白盘子边缘一些儿粉红的汤汁尤其爱煞人，像女子嘴上的胭脂，鲜亮诱人，你总忍不住上前去，想踏踏实实噙了，吃一嘴红。

就夹一筷子吃罢！与那紫红油绿的嫩茎叶一样，苋菜香也是软软嫩嫩的。吃苋菜几乎全不用嚼巴，就使舌头裹着，啞吧啞吧软软地咽下去了，舌面上齿颊间滑过一阵软糯香。这香倒不如色泽惊艳，却笃定温润，是人世烟火中熟识之

天地无言

去，半小时就回复说用，这次半天没动静。问之，答曰：正在核酸审读呢。好家伙，吓死我了。

其实写作如情侣幽会，一切尽在过程中。既然幽会不能让人看，那么写出作品来，有无人看也应同样无所谓。

久住是家乡
常食即好饭

苋菜

人，你只觉得莫名亲近。于是乎，揀了一筷子又一筷子，像对着故人饮黄酒，喜不自知，把盏忘了歌。

春天倒有另一种蔬菜也是紫红色，红菜薹。我却总对菜薹红有些嫌弃，乌紫杳杳的，不爽爽，长长的菜薹梗子倒脆，仍是少了一分鲜。菜老了才抽薹，鲜总是减了许多吧？

苋菜里也有不红的，那是白苋菜。白苋菜全不是白色，而是一水的青绿，清炒也搁蒜，一白盘子的青鲜亦惹人。不过，紫苋菜是俏女子，白苋菜是俊小子，嚼起来，小子自然不如女子，一股子女儿香。

无论青紫，苋菜总是俗世里的好。据说北方没苋菜，我伯父年轻时就远去太原，隔几年回乡，最想念的居然是苋菜。祖父在时，总在屋后小畦里种菜，年年春夏，苋菜便是常见客。一畦密密层层，绿里透着紫，嫩秧子时就间着掐了吃，待将端午，伯父也大约要回来了。伯父要自己去择苋菜，祖父便在他身后看着，那时伯父尚壮年，便如苋菜叶里的青，祖父是那深重的紫。如今，伯父已至当年祖父年纪，而祖父已去经年。蒜瓣炒苋菜总有旧时香，其实，真是你熟知的亲眷，年年春夏，它便来探你，一慰你的思肠。

苋菜家族尚有一些远亲，刺苋菜和野苋菜是表姊妹，马齿苋怕是跟冬苋菜似的出了五服。不过，马齿苋跟刺苋菜和野苋菜都是野地里长的，也野得汹涌澎湃的，但凡哪一块土里长出一两棵，来年必得蔓生出一片，经雨后，黄花如星布。大约具了野的秉性，刺苋菜、野苋菜和马齿苋总不及苋菜那样软糯，香也野，还有一丝泥腥气，搁了蒜也掩不去。还是苋菜，家常的好。

清人萧雄一首写菜蔬的诗我大爱：“几畦蔬菜不成行，白韭者惹着意尝。萝菔儿情秋色老，蔓菁纒纒隔年香。”“蔓菁”便是苋菜，虽然换了这么饶舌的两个字，但隔年香仍心心念念。

小满过后就可以吃苋菜了！

陪着昙花盛开

朋友在QQ里发了几张昙花开放的照片，瓷白瓷白的，两朵花相互依偎着，像少女的笑靥。两朵昙花，是两轮浅陷下去的酒窝，真是美。我回她：这样的花，应该坐在她身边，陪着她开。

陪着她盛开。看那些花瓣是怎样从花蕾里轻吐出来，然后在幽暗灯光下徐徐舒展，一瓣是一弯浅笑。然后一瓣一瓣相携着，围起来，围成瓷白的花碗，盛上芬芳。外层的花瓣有些妖气，里面的花瓣却是端庄圣洁，一场昙花开放的过程简直像妖精修炼终于脱胎换骨一般美好。

昙花几乎只在深深的夜里开放，彼时残月在天，星河欲曙，而人间万物阒寂无声。睡梦中的人们，有几个人有耐心守候她的刹那芳华。所以纵使那么美，依然容易被错过。而于我们，能看见一回昙花开放，真是像目睹菩萨显身一般庄严和珍贵。

一直想养一盆昙花。在书房里养。珍重伺候她一春一夏，在秋夜，我会静心等待她的盛开。我会沐浴更衣，穿素白的裙子，端一张老藤椅，就坐在花边。会放一首极其空灵悠远的佛乐，会焚上三支奇兰香，会放下书本笔墨，就这样又隆重又情思淡远地守着一朵花的开放。

内心里有三分的欢喜，一分的悲戚。欢喜是因为这美丽，悲戚是因为这短暂。简直像青春和爱情啊，那么美又那么匆匆。

与佛教有关的花木，说起来似乎都是婉转得让人哀伤，却又都充满慈悲的力量。

第一回读到“昙花一现，只为韦陀”这八个字时，惆怅良久，不能释然。

一刹那是盛开，是芳华灼灼。一刹那是凋落，是黯然收场。

那天读到一句宋词：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。读过怅然，觉得好美，可是又美得疼痛。暮春天气，人在花下，风起时满空里缤纷盛美的杏花。然后风息，花落，满头满肩满袖。再美都惆怅，因为这袖子上的这一朵永远不能再回枝上了，那肩膀上的那一朵也永远不能再在春风里浅笑了，明年的枝上杏花再开，都不是今天落下的花儿了。

原来，所有花朵的开放，都是一次有去无返的单程。再盛大绚丽，也是单程。

我能做的，大约也是，在一棵杏树下走得慢些再慢些，陪一柯杏花飘落。算是有情，算是不负。

细思量，红尘里经历的桩桩件件，有太多是走在昙花和韦陀一样的因缘里。

还记得当时年少春衫薄，整个人沉不下心来读书。老师在讲台上语重心长地絮叨，要趁年少多读些书啊，可是就那样随意辜负老师的深情告诫，玩早恋的游戏，大把浪掷澄澈好时光。多年以后，感情的燃点高了，终于能不为所动地坐下来，想看看书了，可是颈椎不好了，时间不多了，容易走神翻半天翻不过一页了。当年最想做风一样的女子，可以远远地离家，离开父母，离开束缚，等到自己做父母的时候，才知道父母儿女可以相聚的光阴多么有限。想陪他们爬山他们爬不动了，想陪他们聊天他们聊着聊着会打起瞌睡……当时同窗少年，一转身20年过去，再寻去已是人事渺渺。

美好的时光，其实就像昙花开放，多么短暂。而我终于懂得，在生命里的每一朵昙花开放时，我会怀着虔诚之心陪着，陪着刹那，陪着永远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